



学文化补充读物

红军万岁

HONGJUN WANSUI



学文化补充读物

舍己为社的人	定价0.08元	打破常规	定价0.08元
乡邮员的表	" 0.08元	闹元宵	" 0.08元
一张大字报	" 0.08元	三愿意	" 0.08元
是誰創造的	" 0.09元	新小放牛	" 0.08元
三十晚上	" 0.08元	夸师傅	" 0.08元
玉子和鳳琴	" 0.07元	一万块砖	" 0.07元
向1963年跃进	" 0.08元	前哨风雨	" 0.08元
步步登高	" 0.09元	满天星斗哪顆亮	" 0.08元
在农村扎根	" 0.08元	管理員是誰	" 0.09元
一直向前	" 0.11元	送柑子的人	" 0.08元
紅軍万岁	" 0.07元	噤噤的脚步声	" 0.09元
枕头底下的香果	" 0.09元	第一次夺来的机枪	" 0.07元
一步跨过九重天	" 0.09元	夜摸椰子牙	" 0.07元
毛主席和我們在一起	" 0.08元	总路綫的光輝照四方	" 0.09元
农村喜事唱不完	" 0.10元	不能說話的宣傳員	" 0.08元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

吉林省新华書店发行

学文化补充读物

紅軍万岁(革命傳說)

本社編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(长春市北京大街)

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吉林省新华書店发行

开本: 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张: 5% 字数: 9,000 印数: 30,000册

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統一书号: T7091·91

定价(5): 0.07元

目 次

紅軍万岁	沛然(1)
神仙坟	沛然(4)
山中老人	沛然(6)
一箭双鵰	沛然(11)
玩迷藏	沛然(15)

紅 軍 万 岁

沛 然

湘东南民間流传着这样的故事。

湘东南某村里，有位张石匠，为人老实忠厚，老婆早就死去了，留下一个兒子。父子俩倚靠自己的手艺，給乡邻們打石碾子、打墓碑；还种上三几亩地过活。但是，在地主恶霸的剝削下，尽管起早睡晚地做活，还不能吃飽穿暖。

那年，紅軍长征路过村里，张石匠听到紅軍講了一遍穷富不均的大道理，看到紅軍和和气气，买卖公平，心里乐得不得了，就讓自己的兒子去参加紅軍，随着大軍向西进军。

张石匠的兒子走后，老头子想起紅軍的好处，想起自己的兒子，将来一定会长大成材，就把家里存下的石料，东挑西选地撿了一块最好的石头，耐心地削得光滑滑的，自己拿起工具来，就在这块石头上，刻上“紅軍万岁”四个大字。老头子心里想：“等待紅軍和自己的兒

子回来后，一定要向他們說說：“我这个老头子总沒有忘記你們呵！”

这块石碑开始是放在厅屋里，因为白軍逐漸靠近，老头子怕被白軍打碎，就把它用紅布包起来，埋在自己的床底下。

白軍进村后，地主們就把石碑的事，向白軍軍官告密了。



是一个风雨遍地的夜晚，张石匠被抓到白軍司令部。白軍軍官百般盘問，老头子开始装聋作哑，啥話沒說。白軍軍官竟把他吊在樑上毒打，张石匠被逼才从床底下把石碑挖出来，憤怒地說：“你們要看就看吧！”白軍軍官

不看还罢，一看就要开脾气說：“好呀，我倒要看看誰家‘万岁’，你馬上把‘紅’字涂掉，就在那上面刻个‘白’字。”张石匠冷笑地說：“我看你們連今年也过不去，还要‘万岁’呢?!”白軍軍官們火了，抽起馬刀，一刀就把张石匠的左手砍掉，凶狠地說：“看你刻不刻!”张石匠一陣昏迷过后說：“不刻! 不刻! 說什么也不刻!”白軍軍官接着又把他的右手剝掉。

张石匠流血过多，當場就牺牲了。凶暴的敌人便把他的尸首連同那块石碑，捆在一起丢到河里去。当地人民为了紀念这位英勇不屈的老人，就在那个河畔上，种了一株柳树。

一年一年过去，这株柳树生长壮大了，它象这位英雄的老人一样，在风雨中屹立起来，过了十几个年头。

一九四九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了湘东南的时候，当地人民在欢迎我軍的当时，便把这件十多年前的事告訴了我們的战士，并說：“虽說年代很久了，尸首早已沒了，那块石碑可能还在河底哩。”战士们立即組織了打捞队，到河底去找。

果然，这块石碑被打捞出来，石碑上刻着四个俊秀的大字：“紅軍万岁”，它象块宝石样地，在灿烂的阳光下閃耀着光芒。（彭 彬 插图）

神 仙 坟

沛 然

在解放战争初期，中原軍区的部队里有位卫生队长，经常替老乡们看病，受到人们的热爱。这位队长不幸在某次战斗中，英勇牺牲了。队伍因为很紧要的任务，匆匆地出发，就委托当地人民代为埋葬。

人们一口应承下来，悄悄地把他埋在村庄后面的山坡上；并且为了感谢他治病的业迹，为着对他英勇战斗表示敬意，逢年过节的时候，男女老少都准备了香烛和食品，前往坟上祭奠。这事被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知道后，因为搞不清坟里埋的什么人，他们便挨家挨户查问。人们为了保护这座烈士坟不被反动派破坏，谁也没讲出半句话来。

一天夜晚，国民党反动政府想彻底搞清这件事，突然派出了二十多个兵，把村子团团围住，弄得鸡飞狗吠，反动派的军官在人心惶惶中，把一个老太太捆了起来说：

“你说，坟里究竟埋的是谁？”老太太不慌不忙地说：

“你說的是那个坟嗎？哦，哦，那是神仙坟。”

“什么叫做神仙坟？”国民党反动軍官說。

“听老人家說，”老太太一板一眼地說，“多少年前，这里有个老道士，为人和和气气，既爱干活，又会治病，大家都喜欢他。有一天，不知誰家的一头洋狗，在他的大腿上咬了一口，疮口越烂越大，不久便死了。大家为着感謝他給人們治病，湊了几个錢，帮他买口棺木，选块好地埋上。以后，每次碰到大风雨时，总听到坟墓上嘎嘎响，老百姓嘛，都說是显神了，就把这个坟叫做神仙坟。后来，大家知道他过去会看病，又知道一定要有大风雨，才能显神，乡亲们碰到害了什么病，就在大风雨中跑到坟上去叩头，順便把坟土抓一把回来熬湯吃，不管大病小病，一吃便好。到現在还有不少人，冒着风雨去求把土吃的。越久越灵，人們碰到逢年过节的时候，总要想起这位神仙，都准备点心意去祭奠……。”

国民党反动軍官又問了好多人，大家都講得一模一样。国民党反动軍隊就再沒有查問这件事。

后来，这段故事逐漸流传开了，恰好国民党的一个县长太太病了，請遍了中、西医都沒治好，县长太太听說有过“神仙坟”，就决定亲自上坟去求点土吃，早日把病治好。那天，正是大风雨来临，县长太太把自己打扮

得花枝招展，雇輛小車就上坟去。她連雨傘都沒打開，“誠心”地在坟前叩了三九二十七個響頭，大雨傾盆地下，把她淋得象只落湯鷄，淋得全身發抖。

村里懂得內情的人，愉快地笑着：“滿不錯啊，連縣長太太也得給咱們的烈士叩頭致敬哩。”

國民黨反動軍隊在不少地區，殘暴地破壞了我們不少的烈士坟墓，但這個“神仙坟”至今還屹立在湖北的原野上。

山 中 老 人

沛 然

一九四五年夏天，江南的一支人民抗日部隊，被國民黨反動派軍隊，以五、六倍的兵力，圍困在江西和湖南交界的八面山中。通往山中的幾條道路，都被反動派的軍隊堵住了。這支人民軍隊面臨着艱危的境地。

這山高得很，上山是三十多里，下山大約有四十多里，除了幾條道路外，全是斷崖絕壁，除了鳥兒是很難飛越過去的。周圍幾十里地，都是叢山密林，房無一間，

人无一个。滿山的柏树，迎着风兒沙沙作响。指揮員伏在一张地图上，注視着，觀察着，准备在沒有路的地方，打开一条路来。

当月亮从东山爬起的时候，突然在山谷深处，传来了动人的笛声。是誰在这半夜里吹起笛子呢？是誰还有这样心情，在欣赏着这美丽的夜色呢？战士们惊异地沿着每个山沟、每道山梁搜索起来，人們也更加警惕地注視着周圍的动静。

不久，两、三个战士把一位老大爷帶到指揮員的面前。这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，住在山下几十里地的村庄，他在这山中砍柴打猎，度过了四十多个春天和秋天。今夜里，因为追赶一头野羊，天色过晚不能下山，独个兒在山沟里，拿起笛子吹奏起来，恰恰被我們的战士发现了。

指揮員就在篝火旁边，跟这位老人聊起天来，問問山中情况，問問通往山下的道路。老人对这座山的每条道路，每条沟渠都很熟悉，講了好久，除了那几条被国民党反动派堵住的路外，再也想不出別的道路来。

“你再想想看，还有別的路沒有？”指揮員耐心地詢問着。

指揮員讓警卫員把水壺里装的酒取出来，还端上一

些腊肉，請这位老人吃。老人吃完了酒菜，又拿起笛子吹了起来，指揮員两只眼睛望着地下的篝火，望着天上的星星，盘算着明天的战斗。

“你們是哪里的队伍？”老人放下了笛子，突然地問道。

“我們就是过去的紅軍，到这里来打日軍的。”

“紅軍？”老人驚訝地說，“你們可是賀龙的队伍？”

“是啊。我們是賀龙的队伍。”指揮員望着老人蒼老的脸孔。

“你們真的回来了！”老人的嘴角上，流露着愉快的微笑，“盼星星，盼月亮，总算把你們这些救命恩人盼到了……。”

“你知道紅軍？”

“知道。这山周圍几十里路，誰家还不知道紅軍。那年冬天，賀龙的队伍，就从这里走过，提起紅軍，上自长官，下到士兵，个个待人和气，买卖公平，临走时还挨家挨戶道別哩！”

“是啊，咱們是老朋友了。”指揮員笑着說。

“你們想下山去？大路既然走不了，咱們就走走那条路唄。……”

“哪条路？”指揮員問。



“这里有条小路，”老人說，“四十多年前，我曾經走过一次，几十年来沒人走了，长滿了野刺，路也不平坦，

不知能走不？要是你們肯走的話，我就給你們帶路。”

指揮員肯定地說：“走，就走這條路。就是野羊能走的地方，人民軍隊也一定要走得過去。”他回頭向着參謀長說：“讓大家把馬刀準備好。我們一定要從沒人走過的地方，劈開一條大路來。”

天蒙蒙亮了，篝火已經熄滅。這位老人帶着這支隊伍，靜悄悄地從那條滿布了野刺的小路，走下山來，把國民黨反動派的隊伍，遠遠地拋到後面去了。

隊伍下山後，老人緊緊地拉着指揮員的手說：“我有個兒子，跟着賀龍當紅軍，以後就犧牲在這山里。他能吹起一口好笛子，聽的人往往連飯都顧不上吃。我每次上山來，總喜歡吹吹笛子，如果他能聽見的話……。”老人的眼眶充滿了淚水，話再說不下去了。

指揮員和戰士們都摘下帽子，向着這位烈士表示悼意。

老人接着說：“你們看見賀龍的時候，請你們向他說：八面山的吳老漢，就象山上柏樹一樣，大風大雨都吹不倒他的。”

指揮員完全了解老人的心情，他含着淚珠，什麼話沒說，把十元銀洋放在老人的懷里後，騎上馬走了。

（捷夫插圖）

一 箭 双 鵬

沛 然

抗日戰爭中，在湖南长沙附近的一个村庄里，駐扎着日本侵略軍的一个中队。这个中队打从进村后，到处搜索民財，奸淫妇女，为非作歹，弄得鷄犬不安，老百姓恨不得把他們全部宰掉。

一天，从山里的游击队送来一封信說：这个日軍中队，准备去增援被游击队包圍的另一部分日軍，游击队要求他們設法牵住日軍的尾巴，不能讓他們走。老乡們就开了个会，商量应付的办法。有的說：黑夜里去摸哨，不管摸到摸不到，他們一怕就不敢走了；有的說：派几个人去路上打埋伏，放他几排冷枪，他們就会縮回来。你一言、他一語地討論了半夜，总想不出个最好的办法。

这时，村里的一个贩油的，就在这議論紛紛中站起来說：

依我說，用不着花那么大的力量，冒那么大的危險，

咱們還有法子整他們……。”

“那麼，用什麼方法呢？”

販油的說：“明天他們要我送幾十斤油給他們，我就在香油里面摻上桐油，保管他們吃了上吐下瀉，寸步難走。”

“倒是個好計謀，”有人這樣說，“不過，他們早晚弄清楚後，你可要吃虧的。”

“只要咱們游擊隊打勝仗，多殺他幾個，我就高興了。”販油的堅定地說。“再說，如果日軍硬要查問，我還有法子擺脫……。”

“不，”大家說，“大家的事大家管，還是想個十全十美的辦法才好！”

“有了。”旁邊一位上了年紀的老大爺說：“咱們大家也都吃點，鬼子要是查問，大家都一樣，就能免除他們的疑心。咱們吐吐拉拉，頂多躺下休息一、兩天，算不了什麼。”

第二天下午，這個日本侵略軍的中隊，吃了油販送去的油，全都上吐下瀉，一個個頭暈眼花，手脚軟綿綿地動彈不得。日軍的中隊長，命令軍醫化驗香油，証明这里面摻着桐油；氣得他揪胡子瞪眼睛，馬上帶着翻譯官林忠學，跑到油販家里去，準備好好地‘教訓’油販一頓。

日本兵刚踏进油贩的家里，看見他躺在床上呻吟着，床上地下，稀稀烂烂一大滩。

“你怎么啦?!”日軍中队长問。

“太君，我吃油吃坏了!”販油的說。

“胡說!”日軍中队长揮起馬鞭狠狠地打了他一鞭子，“我們全中队吃了你的油，都病倒了。你到底是干什么的?”

“我是干什么的?”販油的竭力地坐起来說，“我的油是向太君的林翻譯官买来的，誰知道他在油里放了些什么……你看把我弄成了什么样子……。”

“不錯，油是我卖給他的，可是放在他們家里好几天，誰知道……”翻譯官林忠学說。

“你卖的?”日軍中队长刷刷地就是好几鞭子，打在翻譯官的身上和脸上，“誰叫你做买卖? 你这条狗! ……”

这时候，左右邻舍的人們都圍攏来，这个說：“太君，我拉了一整夜肚子。”那个說：“我吐得連血都咳出来了。太君! 你行行好，問問林翻譯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?”大伙兒这个還沒說完，那个又哭开来。

这位中队长瞪起老大的一双白眼珠子說：“吵什么，八格牙鹿!”他狠狠地把翻譯官拉到屋子外面，啥話也沒說，掏出手枪就朝林忠学的脑袋上打，这个祖国的叛徒，

